

戲秋意

園

雜

瑕佩見





見 意

著 陞 于 陳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二他其及見意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大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意見

南充玉壘陳于陞著

立教

近世高明之士。動稱造化在手。天地萬物在吾度內。實剽釋氏之言。害道爲甚。釋氏云。心生山河大地。其實有此理。但聖賢不輕言之。此等學問一倡。則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。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。皆看得沒關係了。聖人之心極小。其立言極近。易曰。乾稱父。坤稱母。神明森然在上。在左右。君父之倫等于天地。下至一言一動。一事一物。俱不敢忽。匹夫匹婦皆能勝予。如此立教。方能扶持世道。彼高奇者。眞名教罪人也。

應物

道理載在典籍者。一定而有限。天下事千變萬化。其端無窮。故世之苦讀書者。往往處事有執泥處。至於作官更歷事變多者。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。此皆是偏處。吾人當讀書時。要思量泛應世務。庶乎臨事不滯。當應事通達無礙時。卻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。如此方免二者之弊。近見胡子衡齊極言理在人。心不在物。斥宋儒非是。其實不然。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。其實有統體脉絡內外虛實之辨。如吾人終身不學醫。則此心不明醫理。不學堪輿。則此心不明堪輿理。而但漫然曰。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。

豈其然乎。聖人于本心之理。渾然融徹。故于萬事萬物之理。亦有明有暗。內外雖相符合。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。宋儒未可非也。

恕字

聖賢學問。雖立言多端。只一恕字。終身受享不盡。假如已在患難時。常望人振救。有排擠者。恨之必深。則當無事時。可爲人盡力。視人患難。卻不救。或爲下石之語。此豈是恕。已當憂病。人來憐恤。存問。必感之。有禮數疎闊者。必不悅。若人有憂病。已卻懶慢。不知照管。此豈是恕。已當卑位。去見尊官貴人。使勢輕忽。久候不出。心上必然忿恨。若居尊貴。不肯體恤人。依前慢他。此豈是恕。已。有纖過。東掩西藏。惟恐人知。他人有過。卻對衆公言。此豈是恕。人規正已失。中心不能堪。或面發赤。強顏勉受。若直攻人過。不知避忌。此豈是恕。緩急人所時有。已或遭值不如意。就是公法有礙。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。縱然法難輕屈。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。心便感激。欲爲之死。可見人當有急。雖然法上難假借。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。此方是恕。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。大率已所願欲者。卽當體人欲如其願欲。已所憎惡者。卽當體人毋犯其憎惡。故曰。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。其恕乎。已不欲勿施于人。至于已所守廉潔。卻不責人以刻甚。已所行忠厚。卻不望人以過泰。此又是盛德事。加于恕一等矣。

施報

稱物平施。聖賢處已待人之常道也。甯人負我。毋我負人。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。寧我負人。毋人負我。此

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。

學庸

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。門弟子筆記。一字一句關係世道。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。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。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以爲聖人真詮在此。殊不知大學中至於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。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。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。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。

出處

中庸論聖人之道。其大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。峻極於天。至其收煞處。却只說個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。

處事

處天下事。有等先事而躁動者。有等後事而遲緩者。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。嘗見世有迂闊者。徒知躁動爲非。而臨事狐疑。儼然自附于投機之人。及至機會已過。尙不覺悟。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。未可以此而非彼也。此二者何以別之。當機者識明而意定。後事者識昏而意擾。

天意

嘗見居權寵之人。雖有忠勞在國家。而行事一不當。輒爲天所罰不少恕。其有自甘恬退。早謝簪紱者。雖不甚有功力于時。而子孫常受其福。夫人臣鞠躬盡瘁爲難。明哲保身爲易。而天意固如此。豈非權勢榮

寵之地。乃人所難居者乎。由是思之。賢者處世。固當戮力行志。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。大君用才。固當慎辨姦良。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。

造物所福

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。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。夫人有抱奇才大略。或于時俎牯。或見幾自引。能韜歛而不試。此造化所福也。若芸芸而生。容容而進。泯泯而退。此亦庸人流耳。何福之有。

寬嚴

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。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。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。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。若嚴而用之當。則嚴亦寬也。若寬而用之不當。其害民何可言哉。世有縱容左右。毀公玩法。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。此最可恨。

三才

人非天地無以生成。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。三才者。交相依附。古今不毀。譬如人在房室之中。房室若無人住居。亦易傾覆也。

續經

予以五經易禮之外。詩書春秋皆可續。或曰。得無蹈僭擬之罪。予曰。不然。譬如祖父在前。有所著述。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。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。而肯責其僭擬哉。

文字

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。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。必讀完篇。其旨意乃見。莊子馬遷以句爲文。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。左傳以字爲文。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。至於六經則無意于文。不求工于字句篇章。而其文自不可及矣。

澄養性情

士大夫功業在外者。不必十分留心。但澄養心源要緊。如中庸所云。不見不動。不言不賞。不怒不顯。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。大抵心源潔淨。已是七八分地位。舉而措之事業。皆自然而然。無難爲者矣。

天道

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。自然而成者。如果實雞卵之類。多是圓。少有方者。山石間成方體。亦非自然。僅有方竹一種。亦非四方。可見造化以圓爲貴。而無方截廉隅。老子曲則全之說。非欺我也。直方之道。人所以裁成天道者。亦不可過甚。

文章

作文不必論奇古。須自成一家意見。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。便是好文。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。今人但務新奇剽竊。全無由衷真的之見。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。猶是好衣。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。其值雖貴。終非完衣。如貧家食菽粟。尙是好食。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。終賤鄙可恥也。

立達

吾儒之學。論仁曰。己立立人。己達達人。己纔欲立達。則立達人之念。卽與之俱。不必真有所立達于人。方可謂仁也。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。所謂博施濟衆者。堯舜猶病。是堯舜亦未盡仁耶。佛家自利利他。亦只是存此心。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。方能證果。則山林孤寂之士。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。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。亦可以成聖成佛。則夫居可爲之位。操得致之權。不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。而顯顯私己自營。爲身家之計。豈非吾道之棄。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。

理數

易曰。形而上者謂之道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詩曰。有物有則。此卽理數所由始也。世間有理必有數。相對待。相貞勝。對待者兩平也。貞勝者。或此分數多。則彼分數減也。如人修學積德。可致功名。此是理。然有算命相面等項。是數亦不可少。兩相兼。乃得成名。此是對待。亦有有德有學的。或不壽不達。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。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。亦有命好相好的人。然推算不准。或命相不濟。顯達者。此其人有德有才。理邊分數多也。又以淺近譬之。如場屋中看文字。好者中。不好者不中。此是定理。然卻分卷各房。有卷多。好者有卷少。好者。或南北中數不能停勻。此數也。由此推之。天道人事無過理數二者。

用人

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。當用自己有卓立之見。能作同異者。方得他氣力。嘗見近世大老。多引用與

己意見符合。植力爲援。以爲異日之助。及主已告位。則彼同己者亦且隨流而逝矣。可笑可嘆。凡異己之人。必是賢者。于惡中能知其善。他日得志。還有公道。其同己之人。縱時有巧術。能固彼位。不隨己而去。這等人極會反覆。偏能反前所爲。不復顧念。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。

人心

周末晉之請隧。楚之問鼎。實有窺覷周室之意。當時不爲公議所容。竟不敢肆。至陳恒篡弑。孔子請討不遂。人心已漸變。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。至帝秦之舉。魯連力止之。亦人杰也。漢之興。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。實見人心尚有古意。至操莽而後。人心習見以爲恒。古意不復存矣。

知幾

易曰。幾者吉之先見者也。筆一吉字甚妙。正要以凶爲吉。方是知幾之神。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。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。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。蓋其作用處禮多。效驗成功處樂多。是禮先樂後之言。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。又何趣味。

翺業守成

翺業之君。身開草昧者固難。守成之主。身致太平者亦不易。炎漢四百年之祚。高祖翺之。孝文成之。唐三
百之祚。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。宋則藝祖翺之。其基固艱。未安也。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。遂大定守成之功。尤在翺業上。至我朝二祖。攘夷安夏之功。固遠超前代翺業之比。而孝廟十八年間。節儉休養。所以

綿萬年之命脈者。實在乎此。千秋之後。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。

孝廟世宗

人不能無病。得良醫救之。則愈。匪獨人事。天心寓焉。國家亦然。成化之濁亂。孝廟以仁厚救之。武宗之放縱。世宗以嚴威救之。國脉晏然。此天眷我明。非前代之比。

太祖除惡

太祖雖是用刑嚴。然皆是除頑惡。正人心。故一傳之後。而建文諸臣赴死如歸。前代絕少。蓋祇除舊惡。新美人心之一驗。

余闕

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。使遇皇祖必不屈。令殲于陳氏。而皇祖得以褒表之。此太祖之幸也。愚嘗謂夷齊之志。不屈于周武。余闕之忠。得表于皇祖。皇祖過武王矣。

劉文成

文成劉公。開剗之功。不減子房。道術相類。說者以末節不及。余謂高祖之豁達。可以情求。我太祖之天成。難以私請。其時勢稍有不同。要之留侯以智全。誠意以忠全。其善終一也。

武宗

詩曰。顛沛之揭。枝葉未有害。本實先撥。武宗八駿西馳。強將在內。皆前代所以致亂。而能信任大臣。朝政

不亂。故宗社宴然。

老莊

老莊之徒。動云先道而後德。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。初看似過高。後細思之。彼諸公者。去堯舜尙近。去洪荒之世未遠。尙想見其餘風。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。今人視漢唐。如彼之視堯舜。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。則今人加尙唐虞而鄙薄漢唐。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。亦何異也。

周公

荀子稱周公。今有天下。今無天下。與明堂所稱。皆似謂周公真攝天子者。意雖以稱周公之忠。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篡子之口實。夫周公受命武王。以輔少主。政令操縱雖由己。而上實有君專。周公非自以爲威也。討亂定患。以安王室。輔相之責也。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。萬世而下稱其功。周公實不自知也。今後世稱周公太過。以爲曠世希有之事。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兄。輔幼弱主者。亦往往有之。豈可以爲周公之忠。後世所無乎。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。懷盜賊之心。遂以周公爲絕德。不知周公非絕德也。人臣之分當如是耳。

荀孟

世稱取法乎上。僅得其中。此語甚美。如孔孟開口便道王道。羞稱桓文。此非過高。蓋道理本如此。少貶卽非道矣。如荀卿只說法後王。其術已卑。遂流爲李斯之禍。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。遂以強國告。可謂愈趨

而愈下矣。然軼何知王道。托辭以欺人耳。

張良

因看史記。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。夫四皓未必真。前人已有辨之者。以高祖之雄杰。其欲易太子與否。豈以四人者爲行止。亦何至見此四人者。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。蓋高祖英明之主也。其取天下艱難。誠思得人以負荷之。而常憂惠帝之不任。其欲傳如意者。以其雄武相類。不專以戚姬之愛也。既見四皓之來。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。今慨然爲太子用。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。其足荷大業可知。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。其對戚姬歌泣。或亦有之。而要之帝大略偉度。有未易窺測者。此惟張留侯知之。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。

太祖

太祖雖得天下。易于漢高。而經理太平之業。幾百倍。有三焉。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。太祖三十年。纖悉備具。無以加矣。其二漢高雖承秦火。大抵因襲秦弊。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。其三高祖猶有諸臣。太祖無輔相。作自聖心神畫者。獨多也。

王陽明

王陽明畢竟聰明好奇。厭程朱之精實。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。乃拈出一致良知。以自標異。予辟之虬髯客。自顧不能敵唐太宗。又恥爲之臣。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。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透。畢竟是一

夫餘國也。

自責責人

今人談人則易。自責則寬。常見當事者。指誚前人。殆不容口。及至觀其所爲。不若遠甚。宋人詩云。鮑老當筵笑郭郎。笑他舞袖太郎當。若教鮑老當筵舞。轉更郎當舞袖長。可謂曲盡事情。

曹沫

嘗見曹沫爲魯將。三戰失地。後刼桓公而取之。夫已旣無勇。乃刼人于無備之時。此乃市井無廉恥者之所爲。何足稱道。假令桓公歸而不還地。將奈之何。此是全見桓公之美。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。

寇準

昔人稱寇準澶淵之役。以爲孤注。亦嘗疑之。後思宋到眞宗時。恰四十年。蓋前五代革朝之期。此等大興師。若委之一將。焉保無事。故必親征。而後可。準豈得已哉。

宋南渡

嘗見宋南渡後。用度奢侈。詞臣草一制。賜至一二百金。他可知已。推求其故。有二說焉。蓋北宋每歲虜幣甚多。南渡之後。雖疆宇日蹙。而歲幣稍稍息肩。又北宋時朝廷畏虜。舉動之間。務從節省。惟恐詒輕于虜。而南宋諸君。旣遭禍亂。漫不知畏忌矣。古稱什虜以爲外懼。不其然耶。

溫公通鑑

予謂司馬溫公通鑑。既以正統歸晉。則何不以正統系蜀。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。畢竟是公中之私也。

懲創

凡人性氣懲創。人言告誨者。終不能深入。必須自家經涉世途。自知痛痒。其創方深。如人有素性驕矜者。一旦獲交天下英豪。自顧所有如遼東豕。則汗浹不已。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。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。以未經傾跌。一旦遇事齟齬。深自悔艾。則後有舉動。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。此等方是真得學問。

元史

遼金元之亂。乃古今一大變。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。不復知其非。此風傳至今日。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。可慨也。宜將遼金史革去。附宋史中。元史亦宜刪正。至于宋以後通鑑。當明示元爲變統。此關係世教不小。

兩漢

偶讀史。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。大非東漢所及。然西漢之末。王莽容易竊之。海內帖服。而東漢之末。至以曹操之奸雄。不敢遽移漢鼎。天下卒至三分。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。蓋東漢之亂。亂在天下。而腹心尙好。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。西漢則奸邪在內。播弄已久。朝廷之間。紀綱凌夷。中正凋喪。所以不同。可見人腹心有病。強不足恃。腹心無病。雖弱可以少延也。

七國

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。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。漢卒以安。然使七國尙存。則王莽所不能篡。漢天下事變之事。固非一端所能防也。

貴谿分宜

亟進者必速敗。貴谿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。分宜相以之。

易傳孝經

程氏易傳。當與朱子本義并行。孝經當以試士。

王文正

宋王文正相業。器局寬平廣大。處事詳審精密。可爲相天下之法。

難易

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。然古今如此者多。所謂似難而易。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。然而明光日月。所謂似易而難。

太史公

司馬遷文字。真是千古絕倫。今二千年。文字家極力模擬。僅得其一字一句。便以爲工。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。瞠乎不能及也。豈但文字。至其議論之精妙。如禮書等語。幾于見道者。

韓昌黎

世人云韓昌黎諫佛骨。卻與大顛厚。是兩截人。余意不然。此正是韓公好處。佛家道理。自家留意。以爲清靜閒適之資。有何不可。至于扶持世教。卻分毫不容假借。如宋之東坡兄弟。秦少游。晁文元。張商英之徒。皆深于禪者。只是用以調適心性。遊戲筆墨。及觀其立朝大節。垂世之文。何嘗拘拘于禪。我朝之儒。却不把禪理體炤身心。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論垂教。自謂前聖之所未發。不知其爲聖門之罪人。蓋前代所未有也。

申韓

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。此語最好。夫老子之言道德。申韓之重名法。迹若相懸遠。然老子云。失道而後失德。失德而後失仁。失仁而後失義。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。和洽事物者。惟顏有仁義存耳。老子却以爲粗。只說個虛。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。所以其流之弊。與慘刻刑名家無異。道德者。棄仁義而不用。申韓者。背仁義而爲用。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。孔子言仁。孟子言義。所以爲中正之道也。

眞宗王旦

余嘗論眞宗宋之英主。王文正宋第一賢相。然天書事不免于訾議。愚意宋承五代後。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卽易。宋到眞宗時。亦先朝鼎革之會。天下豪杰未必不興覬覦。此時契丹甚盛。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。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。所以內安人心。外警夷心。當時大臣之計。必出於此。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冊者。余窺之意外。似得其深也。